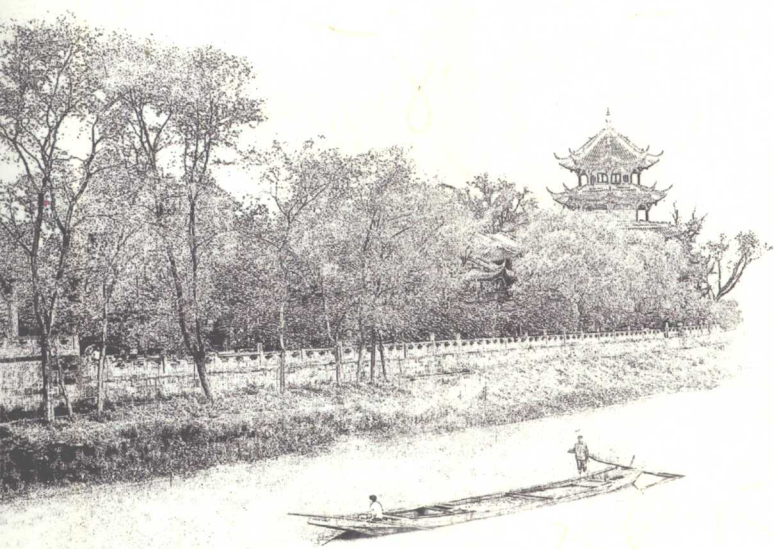




走近 老成都



主编 蒲秀政

舒展时光卷轴
讲述老照片背后故事
触摸城市轮廓
钩沉老街坊记忆遗痕
捕捉历史笑容
感受老成都难忘深情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人民出版社

走近
老成都



主
编

蒲秀政

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走近老成都 / 蒲秀政主编. — 成都: 四川人民出版社,
2008.3

ISBN 978-7-220-07582-7

I. 走… II. 蒲… III. 成都市—地方史—通俗读物
IV. K297.1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 第037978号

走近老成都



ZOUJIN LAOCHENGDU

策 划:



成都竹简文化策划有限公司

成都民俗文化研究中心

主 编: 蒲秀政

特 约 编 辑	胡瑞根
责 任 编 辑	喻 磊
装 帧 设 计	戴雨虹
责 任 校 对	叶 勇
责 任 印 制	李 剑 孔凌凌

出 版 发 行 四川出版集团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槐树街2号)

发行部电话 (028) 86259459 86259455

防 盗 版 (028) 86259524
举 报 电 话

制 版 经典记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 品 尺 寸 146mm × 208mm

印 张 8

字 数 200千

图 片 176幅

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

印 次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-5000册

书 号 ISBN 978-7-220-07582-7

定 价 22.00元

■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

电话: (028)85651045

目录



城 事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0. 成都城墙旧事 | 胥昌同 |
| 13. 成都到华阳——县过县 | 吴 冰 |
| 15. 成都的别名叫“龟城” | 邢文西 |
| 17. 成都商业文明的历史辉煌 | 郑光路 |
| 27. 修建成渝铁路 | 王大明 |
| 31. 穿越成都历史地图 | 蒲秀政 |
| 37. 解放初期成都城市建设的日日夜夜 | 马识途 |
| 51. 老城墙诉说自己的故事 | 冯水木 |
| 55. 历代成都商业漫谈 | 温志航 |
| 60. 四川大学的成立与发展 | 吴 冰 |
| 63. 岁月沧桑蜀王府 | 成党安 |



街 情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66. 春熙路沧桑录 | 郑光路 |
| 74. 从科甲巷到祠堂街 | 李 致 |
| 80. 闲话大慈寺 | 王大明 |
| 84. 东大街旧貌 | 吴国潮 |
| 87. 鼓楼南街老门楼 | 韩国庆 |
| 89. 四川科技馆身世由来 | 王大明 |
| 96. 老街旧忆 | 王 华 |
| 105. 神奇的华西坝 | 郭 勇 |
| 112. 簸箕街小记 | 王大明 |
| 115. “锦里”再现老成都 | 罗 昕 |

河 韵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18. 浣花溪畔好濯锦 | 胥昌同 |
| 120. 记忆中的成都河 | 冯水木 |
| 132. 轻描淡写话御河 | 王大明 |
| 136. 金河故道今何在 | 胥昌同 |
| 138. 锦水东流绕锦城 | 温志航 |
| 142. 老沙河印象 | 冯水木 |
| 145. 你好，你好，下河洗澡！——旧日河趣 | 谷沁雨 |

旧 忆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152. 巴金与李劫人的友谊 | 李 致 |
| 156. 保路运动与诛杀赵尔丰 | 冯水木 |
| 164. 不同年代的童趣 | 高志和 |
| 167. 陈毅元帅的全家福 | 吴国潮 |
| 171. 军营里的百年银杏树 | 青 果 |
| 173. 女冠军 | 高志和 |
| 176. 最忆春节是儿时——成都过年习俗 | 王 华 陈志强 |

世 象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180. 簸箕街老字号——“锦云香” | 陈志强 |
| 183. 抽粪车与粪塘子 | 王大明 |
| 186. 老成都的黄包车 | 刘永禄 |
| 188. 民国时期的成都旅游 | 刘永禄 |
| 195. 老成都的铜碗匠 | 王大明 |
| 197. 闻名全国的青羊宫“打金章” | 郑光路 |
| 202. 一张民国成都华美女中旧照 | 王大明 |
| 204. 远去的职业——打灶工 | 王大明 |
| 206. 成都名小吃——珍珠圆子的由来 | 陈志强 |

目 录

风 土

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210. 昌宜电影院入场券 | 刘永禄 |
| 212. 成都老井故事 | 陈志强 |
| 217. 成都市第一批公共汽车啥模样 | 高志和 |
| 220. 成都邮政百年点滴 | 王大炜 |
| 227. 方寸粮票扫描成都景点 | 王大明 |
| 234. 故宫在蓉画展入场券 | 刘永禄 |
| 236. 几起几落的成都“花会” | 郑光路 |
| 242. 老成都的代用币——钱牌 | 刘永禄 |
| 245. 濠泉茶楼 | 温志航 |
| 248. 跳伞塔的变迁 | 王大明 |
| 251. 土桥——老成都最后的生活印迹 | 殷明辉 |
| 254. 闲话成都东坡亭 | 陈志强 |

代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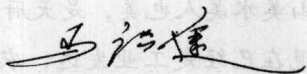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成都已住了半辈子。俗话说，金窝银窝，不如自己的狗窝，所以我爱成都。但是我爱成都，不只因为它有悠久的历史，深厚的文化积淀，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；也不只因为这里气候宜人，物产富饶，风光秀丽，山美水美人也美，是天府之国的一颗明珠；也不只因为它现在已经是工业发达，农业繁荣，交通方便，科技领先，文化昌盛，城市建设一日千里，大街纵横，高楼林立，市场兴旺，绿化幽美，成为中国西南的经济重镇。我爱成都，我还爱它那种文化氛围，适宜于居住的悠闲环境，我爱成都人的那种应事的从容和闲适，那种谈吐的幽默和机智，随处能听到的有趣的龙门阵和掌故，随处能看到的淡抹浓妆总相宜的靓丽的姑娘，随处能买到的精巧的小玩意儿，随时随处能吃到的美味小吃。我爱杜甫草堂、望江楼、武



侯祠和与这些地方联系起来的诗歌、薛涛笺和文韬武略以及隐伏在这些后面的无穷的故事。我爱成都的川剧、书场、茶馆、花鸟；更有那说不尽的川菜美食，火锅和麻辣烫。我爱它远郊的数不尽的风景名胜，都江堰、青城山、三星堆、卧龙熊猫基地、花水湾温泉、龙池夜月、西岭晴雪。我爱它近郊的芳草萋迷，绿树成荫，竹林小舍，花木扶疏，溪水涟漪；甚至那千里沃野上的丛竹一堆绿，粉墙一抹白，菜花一片黄，浅草池塘里一片微波，江边古树上一抹斜阳，远山脚下一缕炊烟，不知从何处院落飘来的一曲流行歌声，都令我陷入梦幻般的陶然忘己。

有人说，成都是一个来了不想走的城市，我加一句说，成都是一个走了还想来的城市。

我爱成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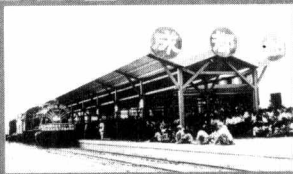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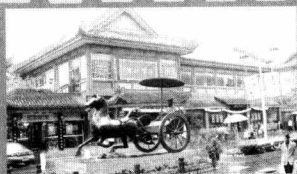


2008年1月

城



事



成都城墙旧事

胥昌同

成都城墙在上年纪的老人们心目中，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。这座城墙伴着他们步入新中国，也连同旧时的辛酸，储存在今天的回忆之中。

成都城墙建于明代初年，在宋、元成都城基础上筑成，它是我西南地区著名的城垣建筑。明末，战乱频繁，城墙多被破坏。清康熙、雍正年间加以修葺。乾隆四十八年（1783）花费巨资重修，所建城墙周围长二十二里八分，上有垛口及箭孔8122个，八角楼4个，炮楼4个，城墙高5丈。城墙四周分别建有4个门，门外建有方形瓮城，并遍种芙蓉，间植桃柳。《华阳新志》称：成都城墙“楼观壮丽”、“冠于西南”、“不亚于京师”。

然而，这些仅系书中之言。成都城墙的三座角楼在新中国成立前即毁于战乱，余下的北门城墙角楼因年久失修而摇摇欲坠，为迎接解放军入城，也将它拆除了。是时，尚存几处城墙门



成都北较场城墙门洞。(胥昌同 摄)

洞依然立于马路中央，城墙也不能围城一周，断垣破口随处可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因城市建设所需又推平几处。为使车辆通畅，东西南北的城墙门洞皆被拆除。再加之“文革”中期的“备战”、“备荒”，每户人家都要被派挖防空掩体，城墙上的泥土被取来烧砖砌墙，最后这一次的全民挖掘基本上将成都城墙损毁殆尽。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成都建国东街还有百余米残存的城墙，但2000年后已被新式楼房所掩埋，再也寻不到它的踪迹了。

我留恋成都的古城墙，它不仅仅是一种情结，城墙上有一大堆摆不完的龙门阵。儿时家居东门城墙边的磨房街，每天放学后稀里糊涂做完作业便邀上几位小伙伴去城墙上“打游击”或放风筝。城墙上面平坦、宽阔，登上东门城墙可以俯瞰清澈的金河水无语地流淌，有时偶尔还能望到几叶轻舟在不宽的河面上飘游。每到农历正月十六，人们攀到城墙上去“游百病”以期来年



吉祥。孩子们站在城墙上看自个儿家的屋顶，天气晴好时还能看见华西坝的钟楼。仲夏夜，推开窗户一阵凉风袭来，使人倍感惬意；抬眼望，夜色中的城墙是那么的伟岸、高大。

今天，成都旧城墙的唯一遗址在成都北较场。这是一处仅存城墙门洞的老古董，但在它的不远之地还修复了约300米的“新城墙”，其墙砖完全是旧时老城墙上的“原配”。



成都西门“新城墙”。（胥昌同摄）

成都到华阳 ——县过县

吴冰



“成都到华阳——县过县”，说起这句口头禅，已是由来已久。秦国灭蜀后，将成都设置为县。到唐朝前期，成都县东部被划出去，另设了一个华阳县。由此，成都这座城被一分为二，由成都、华阳两县分别管理，这种格局一直维持了1000多年。清朝时，两县在城内以暑袜街、青石桥街一线为界，街心以东属华阳县，以西属成都县。华阳县这边的人，跨过街心就到成都县；成都县这边的人，跨过街心就到了华阳县。华阳县衙门在正府街，成都县衙门在暑前街，相距很近。

一座城市，两县分管，这样的体制，不利于城市建设的统筹规划，也不利于城市经济、文化的发展。辛亥革命以后，成都设立了城议会，处理有关全城的一些公共事务。可城议会的权限很小，不能从根本上克服一座城市设两县所造成的弊端。

民国10年（1921），四川省警察厅和成（都）华（阳）城议会商定，





1954年2月，华阳县民主妇联执行委员会成立纪念合影。（供图：王大明）

报经四川地方军阀组成的各军联合办事处批准，成立了成都市政筹备处，第二年改组为成都市政公所。1928年9月，正式建置成都市。可成都、华阳两县依旧存在，衙门仍设城内，全城大权掌握在军阀手中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城区才撤销了两县的设置，但仍然有称“华阳县”的，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这种称谓才彻底消失。

由于成都县、华阳县长期并存，因而老成都人便有了一句口头禅：成都到华阳——县过县，并且还将这句口头禅运用到了商贸生意场合中：成都到华阳——县(现)过县(现)。这意思是现钱买现货。

成都的别名叫“龟城”

邢文西

成都人时兴养龟也有些时候了，不过养得地道的却屈指可数。一养龟高手近日与我遇上，此人善从龟经谈到人生，有一整套乌龟哲学，遂结成友。

一日，竟从他处惊闻，成都有个别名叫“龟城”。

此名不雅啊！



远处为皇城旧影。(供图：王大明)



在我的惊呼声中，朋友显得张皇失措，就差捂住我的嘴了。

等我好不容易安静下来，“龟城”便牢牢嵌入我对成都的记忆之中。

细细想来我倒不必伤心，谁不知道龟本来是个好动物，古人曾以龙凤麒麟配之，尊为四灵；又说龟最长寿，与白鹤相等，故用来祝人之寿。遂四处收罗“龟城”说法的各种版本。

版本一：来自扬雄的《蜀本记》，不过你不用寻根，因为此书已失传，唯散见于各家记载：秦派部将张仪筑城时，城墙常常莫名其妙地被损坏，突然有一天他发现乌龟在城的四周行走，于是请来巫师占卜之后，下令按照龟行的痕迹重新建城，从此城池牢固无比。

版本二：这很有趣，通江李馥荣在康熙末年所著的《滟濒囊》中说，当年成都濯锦桥下，同样大小的绿毛龟带着几百只龟子龟孙特来为大家告警：流寇要屠杀四川百姓。当时它们不上不下，偏偏在东门大桥的又浅又湍急的水中浮上来，也不怕喜欢吃补品的人将其弄来红烧清炖，居然自行示众3天后悠然游走。“龟城”就这样得名。

说到这儿想起一个笑话。从明代起，规定掌管雅乐以外的官署官员只能头戴方巾，着猪皮靴，骑独龙棍，到处缩头受气，被人形容为“龟”之后，这位四灵之一（被称之为“龟”的官员），于是用不屑的口吻叹道：这未免也太俗气了！

俗气！大概是指龟很寻常，到处可见。

最后，我想来想去，“龟城”这一说说是确实存在的，若说它与成都有关系，应是古人有意为之。如果硬要说其来由，像一般村夫野老一样，说成都人动辄骂人为“龟儿子”，是由于成都初筑城时，凭了龟的典故，那么，重庆人开口老子，闭口老子，又如何解释呢？